北史

列傳

廿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5
21

北史卷八十五

列傳第七十三

節義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劉渴侯

朱長生

馬八龍

文庫11
D 235
21

010190559756

文門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彪
孫道登
李几
張安祖
王閏
郭璞

沓龍超
乙速孤佛保
李棠
杜叔毗
劉弘
游元
張須陁
楊善會
盧楚
劉子翊
堯君素
陳孝意

張季珣

杜松贊

郭世儁

郎方貴

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士之成名在斯二者故古人以天下爲大方身則輕生爲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有重於太山貴其理全也生有輕於鴻毛重其義全也故生無再得死不可追而仁道不遠則殺身以徇義重於生則捐軀而踐龍逢殞命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蒯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漢之紀信縣布晉之向雄嵇紹並不憚於危亡以蹈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墜然視彼苟免之徒負三光而洞九泉矣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然至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非夫內懷鐵石之心外負陵霜之節孰能行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乎自魏訖隋年餘二百若乃歲寒見松柏疾風知勁草于載之後懍懍猶生豈獨聞彼伯夷懦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魏書序于什門叚進石文德汲固王玄威婁提劉渴侯朱長生馬八龍文門愛晁清劉侯仁石祖興邵洪哲王榮世胡小虎孫道登李几張安祖王閭以爲節義傳今又檢得郭琰沓龍超乙速孤弗保及周書孝節傳李榮杜叔毗附之又案齊書不立此篇而隋書序劉弘皇誕游元馮慈明張須陁楊善會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劉子翊堯君素爲誠節傳今馮慈明獨孤盛元文都各附其家傳其餘並附此篇又檢取隋書孝義傳郎方貴郭世儁亦附之以備節義傳云

于什門代人也魏明元時爲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任外不人

持服

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不拜跋令人案其項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賓王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中回身背跋披褊後襠以辱之既而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虱被體跋遺其衣服拒而不受歷二十四年後馬弘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書侍御史太武下詔褒美比之蘇武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爲上大夫策告宗廟班示天下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太武初爲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塞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爲賊殺帝愍之追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侯謚曰莊

石文德中山蒲陰人也有行義貢君初縣令黃官在任喪亡官單貧無暮親文德祖父苟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三十餘載及亡又衰絰斂附率禮無闕自苟遠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孟蘭强等四世同居行著州里詔並標牓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人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携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後高祐爲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

王玄威恒農北陝人也獻文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踴無時刺史苟頹以事表聞詔令問狀云先帝澤被蒼生玄威不勝悲慕戀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爲表列

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獻文時爲內三郎獻文暴崩提謂人曰聖主昇遐安用活爲遂引佩刀自刺幾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匹時有敕勤部人蛭拔寅兄地干坐盜食官馬依制命死拔寅自誣已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辭不能定孝文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稟性剛烈太和中爲徐州後軍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禽瞋目大罵終不降屈爲賊所殺孝文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有嚴季者亦爲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降屈後得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子提者並代人也孝文時長生爲員外散騎常侍與提俱使高車既至高車王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既受獻長生曰爲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令衆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衆奪長生等獻物內之叢石兵脇之曰爲我臣則活不降則殺汝長生與子提瞋目厲聲責之曰我爲鬼不爲汝臣阿伏至羅大怒絕其飲食從者三十人皆求阿伏至羅乃給以肉酪長生與提又不從乃各分徙之三歲乃放還孝文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拜長生河內太守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爲令長

馬八龍武邑武强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爲制緦麻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文門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潁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爲伯爲梁城戍將梁師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爲賊所殺宣武褒美贈樂陵太守謚曰忠子榮賓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悅息朏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撻侯仁終無漏泄朏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叙一小縣詔可

石祗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貞等喪亡祗與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孝文嘉之賜爵二級爲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謚以奬來者靈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謚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晌城歸款以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勳道榮坐除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爲三城戍主方城縣子梁師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明帝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爲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彪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爲統軍於晉壽孝昌中

梁將樊文熾等寇邊並州刺史郝蚪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劒文熾圍之蚪命小彪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彪珍寶並禽之文熾攻小劒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强盛北救不來豈若歸款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彪與和安交言小彪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爲賊所虜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傅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毆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槩欲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之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爲梁將韋休等所虜面縛臨刃巡遠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荆州破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喻爲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大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刳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弔祭

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甲幼競集鄉里嗟美標其門閭

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丞貴曾爲河陽令家貧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屍門巷棺殮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爲棺手自營作殮殯周給朝野嘉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王閭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劉業與四世同居魯郡蓋儁六世同居並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申奏皆標門閭

郭琰字神寶京兆人也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孝武帝之居藩邸琰
以通俠被知及即位封新豐縣公除洛州刺史孝武西入改封馮
翊郡公授行臺尚書潼關大都督大統中齊神武遣大都督賈泰
襲恒農時琰爲行臺衆少戰敗乃奔洛州至刺史泉企城守力竭
城將陷乃仰天哭曰天乎天乎何由縱此長蛇而不助順也言發
涕流不能自止兵士見之咸自厲憤竟爲東魏將高敖曹所禽復
謂敖曹曰天子之臣乃爲賊所執敖曹素聞其名義不殺之送於
幷州見齊神武言色不屈見害

沓龍超晉壽人也性尚義俠少爲鄉里所重永熙中梁將樊文熾
來寇益州刺史傅和孤城固守龍超每出戰輒破之時攻圍既久
糧矢方盡刺史遣龍超夜出請援於漢中遂爲文熾所得詐以封
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乃置龍超於攻樓上龍超乃告
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大寒文熾大怒火炙殺之至死辭氣不撓
大統二年詔贈龍驤將軍巴州刺史

乙速孤佛保北秀容胡酋也少驍武善射孝武帝時爲直閤將軍
從入關封蒲子縣公幷賜弓矢大統初梁將蘭欽來寇遂陷漢中
佛保時爲都督統兵力戰知將敗乃先城未陷仰天大哭曰此馬
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賜我豈可令賊得吾弓馬乎遂斬馬及弓
自刎而死三軍莫不壯之黃門郎趙僧慶時使漢中聞乃收運其
屍致長安天子歎感詔著作錄之

李棠字長卿勃海蓨人也祖伯貴魏宣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
居父喪哀戚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勃海相父元曹員外散
騎侍郎棠幼孤好學有志操高仲密爲北豫州刺史請棠爲椽仲
密將圖西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與典兵事仲密遂與棠謀殺

壽興率其衆據城遣崇詣關中歸款周文嘉之封廣宗縣公位給
事黃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從魏安公尉遲
迥伐蜀崇乃應募喻之既入成都蕭撝問迥軍中委曲崇不對撝
乃苦辱之崇曰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爲爾移志也遂害之
子敞嗣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父漸梁邊城太守
叔毗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仕梁爲宜豐侯蕭修府中直兵參軍
周文令大將軍達奚武圍修於南鄭修令叔毗詣闕請和周文見
而禮之使未及還而修中直兵曹柴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
毗兄君錫爲修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
軍各領部曲柴等忌之懼不同己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尋討柴
等禽之城降柴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寃狀朝議以事在歸
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志在復讎然恐坐及其母母曰汝兄橫罹
禍酷痛切骨髓若曹柴朝死吾以夕殁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
拜受母言後遂白日手刃柴於京城斷首刳腹解其支體然後面
縛請就戮焉周文嘉其志氣特命舍之遭母憂哀毀骨立殆不勝
喪服闋晉公護辟爲中外府樂曹參軍累遷陝州刺史後從衛國
公直南討軍敗爲陳人所禽陳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
子廉卿

劉宏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也少好學有羈檢重節槩仕齊位西
楚州刺史齊亡周武帝以爲本郡太守及隋文帝平陳以行軍長
史從總管吐萬緒度江加上儀同封濮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
智慧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糧盡煑犀甲腰帶及剝樹皮食之一無
離叛賊欲降之弘抗節彌厲城陷爲賊所害文帝聞而嘉歎者久

之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也父寶藏位至郡守元少聰敏位周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爲殿內侍御史煬帝嗣位遷尚書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爲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主其獄述時貴倖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見之他日案述逾急仍以屬請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後奉使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告以情元引正義責之遂見困竟不屈節見害帝甚嘉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子仁宗爲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張須陀弘農閿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討西寇以功授儀同後從楊素擊平漢王諒加開府大業中爲齊郡贊務會興遼東之役歲饑須陀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敕須陀曰如待報至當委溝壑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狀帝嘉而不責天下既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陀獨勇決善戰又長撫馭得士卒心號爲名將時賊帥王薄北連豆子畝賊孫宣雅右祇閻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陀大破之露布以聞帝大悅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奏之其年賊裴長才右子河等奄至城下須陀與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圍北海須陀倍道而進大敗之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左孝友屯蹲猗山須陀列八營以逼之孝友窘迫面縛來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虎李朕等衆各萬計須陀悉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鷹隼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陀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師仁泰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據濟北須陀擊走之孝將兵拒東郡賊

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遂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密先伏數千人邀擊之須陁敗被圍潰輙出左右不能盡出復入救之往來數四衆皆敗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帝令其子元偁總父兵元偁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其父伍毗陵太守善會大業中爲鄮令以清正聞俄而百姓聚起爲盜善會討之往皆尅捷後賊帥張金稱屯於縣界善會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後進止一以謀之乃大尅金稱復引勃海賊孫宣雅高士雅等破黎陽而還善會邀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於時山東郡縣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陣未嘗有敗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見敗取善會定策與金稱戰賊乃退走善會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稍弓劒進拜清河通守復從楊義臣斬滄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宮帝下詔褒揚之後爲實建德所陷建德釋而禮之用爲貝州刺史善會肆爲臨之以兵辭氣不撓乃害之清河庶士莫不傷痛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椽楚少有才學性鯁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爲尚書左司郎嘗朝正色甚爲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僚多不奉法楚每存糾舉無所迴避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爲內史令左衛身將軍尚書左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輔侗及王世充作亂兵犯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世充入楚匿太官署執之世充奮

秩令斬於是鋒刃交下之體糜碎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遍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頗解屬文性剛褰有吏幹聞皇中爲秦州司法參軍因入考楊素奏爲侍御史時永寧縣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爲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同母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朞服者自以本生并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降其本重是以令云爲人後者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爲其父母朞未有變隔以親繼親既等故心喪不得有殊服間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定知服以名焉情以父親所以聖人教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母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至此後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嵩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嵩在內國更娶生子昌嵩死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於時議者不以爲非然則繼之與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

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杖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論彼之情稱情者如母之情杖義者爲子之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姆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已來則慈母如母何待父令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已養已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於齊碁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籍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因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爲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即同真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即真之稱如以一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論云取子爲後者將以供承祧嗣奉養已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也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後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日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忘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傷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節非於明世强媒孽於禮經雖欲揚已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翊之議歷新豐令大理正並有能名擢授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爲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

從幸江東屬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爲丹楊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爲賊吳綦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降復遣首領賊渡江遇煬帝被殺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請以爲主不從因執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崩子翊乃易其言於是見害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爲晉王時君素爲左右帝嗣位累遷鷹揚郎將大業末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師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署君素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霑襟因說君素早降以取富貴君素以名義責之曰公縱不能遠慙王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時匿甚急行李繼絕君素乃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乃承制拜君素爲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之監門直閤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爲陳利害朝廷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曰隋室已亡何苦取禍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絃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每言及隋國未嘗不歔欷常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足知天下之一必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後頗得江都傾覆消息又糧盡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爲左右所害

陳孝意張季珣杜松贇並以誠節顯孝意河東人大業初爲魯郡

司法書佐郡內號爲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意爲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爲孝感尋起授雁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時長吏多贓汚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摘伏動若有神吏人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作亂前郡丞楊長仁雁門令王確等謀應賊孝意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俄而武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但孤城無援而孝意誓以必死亦知帝必不反每旦夕向詔敕庫俯伏涕流悲動左右糧盡爲校尉張世倫所殺以歸武周

張季珣京兆人父祥少爲臨文帝所知引爲丞相參軍累遷并州司馬及漢王諒反遣其將劉建攻之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西有王母廟登城望之再拜號泣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呼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雨降而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援軍至賊退以功授開府後卒於都水監季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爲鷹揚郎將所居據箕山爲固與洛口接及李密陷倉城瘡兵呼之季珣大罵密怒攻之連年不能克經三年資用盡無薪徹居而麋入皆穴處季珣撫之一無離叛後士卒饑羸爲密所陷季珣坐聽事顏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羣賊叟令拜密季珣曰吾雖敗軍將猶是天子爪牙臣何容拜賊密壯而釋之翟讓從求金不得殺之其弟仲琰幼孩爲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亂遇害季珣世殺之以歸義仲琰弟幼孩爲上洛令及義兵起城守部下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

杜楷贊北海人也性剛烈重名義爲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楊厚來

攻北海縣松贊覘賊被執使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松贊
僞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避逅被執非力屈也官軍大來賊旦暮
禽翦賊以刀築其口引之去松贊罵厚曰老賊何敢辱賢良言未
卒賊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鋭氣益倍北海卒完優贈
朝請大夫本郡通守

郭世儁字弘乂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
鵲同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隋文帝遣平昌公宇文
弼詣其家勞問尚書侍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爲
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其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隋開皇中方貴
常於淮水津所寄渡舟人怒之撾方貴臂折至家雙貴聞知之恚
恨遂向津毆殺船人津者執送之縣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
當流兄弟爭爲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死州不能定
二人爭欲赴水死州以狀聞上聞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
百段後爲州主簿

論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唯義有所在
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
流峻節所標共竹柏而俱茂並蹈履之所致身沒名立豈徒然也

昭和十七年十月六日午后此日快晴暖 予前日未感風邪閉居休講

北史卷八十六

列傳第七十四

循吏

張膺

路邕

閻慶胤

明亮

杜纂

竇瑗

蘇淑

張華原

孟業

吳興劉氏嘉業堂

蘇瓊
路去病
梁彥光
樊叔略
公孫景茂
辛公義
柳儉 郭絢 敬肅
劉曠
王伽
魏德深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防其欲雖爲政以德理寔殊塗百慮一致在斯而已書云知人則哲又云無曠庶官言非其人爲空官也叡哲之后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嗜欲所招影響從之故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蓋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御之人焉自罷侯置守歷年永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爲用庇人調俗但廉平常迹聲有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爲侯起不旋踵懦弱貽咎錄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爲吏與世沈浮叔季澆漓姦巧多緒居官莅職道各不同故往籍述其賢能以彰懲勸之道案魏立良吏傳有張恂鹿生張膺宋世景路邕閻慶徹明亮杜纂裴他竇瑗羊敦蘇淑齊立循吏傳有張華原宋世良郎基孟業崔伯謙蘇瓊房豹路去病周書不立此篇隋循吏傳有梁彥光樊叔略趙軌房恭懿公孫景茂辛公義柳儉劉曠王伽魏德深其張恂鹿生宋世景裴他羊敦宋世良郎基崔伯謙房豹趙軌房恭懿各

附其家傳其餘皆依時代編緝以備循吏篇云

張膺不知何許人也延興中爲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女樵採以自供孝文深嘉之遷京兆太守清白著稱得吏人之忻心焉

路邕陽平人也宣武時除東魏郡太守莅政清勤經年儉日出家粟賑賜貧窘靈太后下詔褒美賜龍厩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稍遷南青州刺史卒

閻慶亂不知何許人也爲東秦州敷城太守頻年饑儉慶亂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窮人賴以濟部人陽寶龍一千餘人申頌美政有司以聞靈太后卒無褒賞

明亮字文德平原高昌人也有職幹歷員外常侍延昌中宣武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帝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卿獨欲乖衆妄想清濁所請未可亮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方爲陛下投命前驅拓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因請改授平遠將軍帝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遠乎亮乃陳謝而退除陽平太守清白愛人甚有惠政轉汲郡太守爲政如前舉宣遠近卒二郡人吏迄今追思之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縣令齊羅喪亡無親屬收殮纂以私財殯葬由是郡縣標其門閭後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稍除積弩將軍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片陘男賞帛五百匹數日之中散之知友時人稱之歷武都漢陽二郡太守並以清白爲名明帝初拜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問人疾苦至有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加以罪

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邊威略羣氐反叛以
失人和徵還遷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等三百人頌纂德
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中爲葛榮圍逼以郡降榮以爲常山太
守榮滅卒於家纂所歷任好行小惠蔬食弊衣多涉誣矯而輕財
潔己終無受納爲百姓所思號爲良守天平中贈定州刺史

賈瑗字世珍遼西陽洛人也自言本出扶風平陵漢大將軍武曾
孫崇爲遼西太守遂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漁陽太守祖表馮弘成
周太守入魏父問舉秀才早卒普泰初瑗啟以身階級爲父請贈
詔贈平州刺史瑗年十七便荷帙從師遊學十載始爲御史後兼
太常博士拜太原王尒朱榮官榮留爲北道太行臺左丞以拜榮
官賞新昌男從榮東平葛榮封容城縣伯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
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尒朱世隆等

立長廣王曄爲主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
鞭獨入禁內奏願行堯舜事曄遂禪廣陵由是除給事黃門侍郎
孝武帝時爲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溫子昇魏季景李業興並
爲擿句天平中除廣宗太守政有清白之稱廣宗人情凶戾累政
咸見告訟唯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聲譽甚美爲吏人所
懷及齊神武班書州郡稱瑗政績以爲勸勵後授平州刺史在州
政如臨郡又爲神武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才不甚稱職
又行晉州事及還鄴上表曰臣伏讀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六十
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豈覆之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子
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
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
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

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
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
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鄰臣所以致惑如或有之可臨
時議罪何用預制斯條用爲訓誡忍千載之下談者諠譁以明明
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詔付尚書三公郎封
君義立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
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司
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局判云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
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
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同天下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
所之乎事雖停寢除大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
推正甚見讎疾官雖通顯曾若初清尚之操爲時所重領本州

大中正兼廷尉卿卒官贈太僕卿濟州刺史謚曰明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兄壽興坐事爲閹官後拜河間太守賜爵
晉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冒養淑爲子淑熙平中襲其爵後除樂陵
內史在郡綏撫甚有人譽後謝病乞解有詔聽之人吏老幼訴乞
淑者甚衆後歷滎陽中山二郡太守卒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
爲吏人所思當時稱爲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將軍都官尚書
瀛州刺史謚曰懿齊神武追美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

張華原字國潘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初爲齊神武驃騎府法
曹參軍賜爵新城伯累遷大丞相府屬深被親待每號令三軍恒
令宣諭意旨尋除散騎常侍周文帝據雍州神武使華原入關說
焉周文謂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
曰殞首而已不敢聞命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尋悔遣追不及

神武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後除相府右長史遷驃騎大將軍特進進爵爲公仍徙封新安後爲兗州刺史華原有幹略達政體至州乃廣布耳目以威禁境內大賊及隣州亡命三百餘人皆詣華原歸款咸撫以恩信放歸田里於是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繫囚千餘人華原科簡輕重隨事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曰期盡速還也囚等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甑山中忽有六駮食猛獸咸以爲化感所致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爲樹碑立祠四時祭焉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子宰均嗣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也家本寒微少爲州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匹與業拒而不受行臺郎中廓秀相禮接方欲薦之會秀卒魏彭城王韶齊神武之壻也拜定州刺史除業爲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爲中書令臨路啟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令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一馬瘦死韶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酬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爲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贍止患無方便耳令噉食肉恐致聚斂有損聲名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日韶左右王四德董惟金並以馬死託肉爲長史裴英密啟神武有書與韶大致誚讓業尋被譖出外行縣事後神武書責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乃令出外也及韶代下業亦隨還贈送一無所受仁之後爲西兗州臨別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

士唯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遲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
使劉西克如此欽歎業答曰唯知自修也韶爲并州刺史業復爲
典籤仍兼長史齊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召爲法曹業形貌
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決處謂曰卿斷
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自守未曾
有失文宣謂侍中裴英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業不一昨見其
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清忠
正直世所希有帝曰如公言者比來便是大屈除中書舍人文宣
初唯得姓名及因奏事見其羸老又質性敦朴無升降之容加之
平緩寡於方便有一道士由吾道榮以術藝被迎將入內業爲通
名忽於衆中抗聲奏云由吾道士不食五穀帝命推而下之又令
黜檢百官敷奏失所帝遣人以馬鞭擊業頭至於流血然亦體其

衰老非力所堪皇建二年累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
官張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
咸以政化所感因即申上至秋復有東燕縣人班映祖送嘉禾一
莖九穗河清三年敕人間養驢催買甚切業曰吾既爲人父母豈
可坐看此急令宜權出庫錢貸人取辦後日有罪吾自當之後爲
憲司所劾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送相弔慰送業度關者有
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得辭決攀援號哭悲動行路詣闕訴寃者
非一人敕乃放還郡中父老扣河迎接武成親戎自洛還鄴道由
東郡業具牛酒率人吏拜謁路旁自稱糞土臣孟業伏惟聖駕親
行有征無戰謹上微禮便與人吏俱唱萬歲導引前入帝大嘉之
後除廣平太守年既老理政不如在東郡時武平九年爲太中大
夫加衛將軍尋卒業志守質素不尚浮華爲子結婚爲朝胤腑吒

羅氏其子以蔭得爲平原王叚孝先相府行參軍乃令作今世服飾綺襦紈褲吒羅家又恃姻婭炫曜矜誇業知而不禁素望頗貶

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强人也父儁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荆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府長流參軍齊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爲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幷州嘗有强盜長流參軍張龍推其事所疑賊徒並已拷伏失物家並識認唯不獲盜贓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幷獲贓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人魏雙成住處與畿内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實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云但存府君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内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太富爲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祆賊劉黑苟構結徒侶通於滄瀛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隣邑於此伏其德績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即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啟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責券郡人趙穎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穎恃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穎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穎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

祆賊

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
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何如
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
遂還同住每年春總集大儒衛覬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
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
教令儉而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
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吏長恒無十枚稽失當時州郡無
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
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
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
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
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

爲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尋起爲司直廷尉正朝士
嗟其屈尚書辛術曰旣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慮不申初瓊任清河
太守裴獻伯爲濟州刺史獻伯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爲
樂陵郡過濟州裴問其外聲延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云得
人譽者非至公咎云若爾黃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有敕州各舉
清能裴以前言恐爲瓊陷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畢義雲爲御
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得情雪者
甚衆寺署臺案始自於瓊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頻
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昻謂瓊曰若欲立功
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寃枉不
放反逆昻大慙京師爲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皇建中賜爵安
定縣男徐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

一百驅有司徵檢四隣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爲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贓處所徑收擒悉獲實驗賊徒款引道俗歎伏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度淮南歲儉啟聽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饑復請通糴淮南遂得商估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爲大理卿而齊亡仕周爲博陵太守隋開皇初卒

路去病陽平人也風神疎朗儀表瓌異齊河清初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以正直知名敕用士人爲縣宰以去病爲定州饒陽縣令去病明閑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爲吏人歎伏武平四年爲成安縣令鄴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爲重以政亂時艱綱紀不立近臣內戚請屬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所養小人莫不歸其風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政術去病獨爲稱首周武平齊重其能官與濟陰郡守公孫景茂二人不被替代發詔褒揚去病後以尉遲迥事隋大業初卒於冀氏縣令

疑有脫誤

梁彥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父顯周荆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學略涉經史有規檢造次必以禮解褐祕書郎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帝時累遷小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瘠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甚嗟歎久之後爲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宣帝即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以陽城公轉封一子後拜柱國青

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隋文帝受禪以爲岐州刺史兼領宮監甚
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上嘉其能下詔褒美賜粟五百斛物
三百段御傘一枚以厲清正後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
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安奏課連最爲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
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上聞而譴之
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
餳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
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
光自請來莫不嘲笑彥光下車發擿姦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
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
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
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

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
升堂設饌其餘竝坐廊下有好諍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
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幷以財物資之於
是人皆尅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
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
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彥光訓喻而遣
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吏人感悅略無諍訟卒官贈冀定瀛青
四州刺史謚曰襄子文謙嗣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世子例授儀
同歷上饒二州刺史遷鄱陽太守稱爲天下之最徵拜戶部侍郎
遼東之役領武賁郎將爲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作亂其弟武賁
郎將玄縱先隸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玄縱逃走文謙不之覺坐
是配防桂林而卒少子文讓初封陽城縣公後爲鷹揚郎將從衛

玄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觀仕魏爲南兗州刺史河陽侯爲高氏所誅叔略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有志氣頗見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文器之引置左右授都督襲爵爲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爲中尉漸被委信兼督內外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齊王憲引爲園苑監數進兵謀憲甚奇之從武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封清鄉縣公拜汴州刺史號爲明決宣帝營建東都以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尉遲迥之亂鎮大梁以軍功拜大將軍復爲汴州刺史隋文帝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稱遷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以粟帛班示天下百姓爲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德自爲司農凡所種植叔略別有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叔略輒爲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闇與理合甚爲上所親委高熲楊素禮遇之叔略雖爲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每食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至洛陽上令錄囚徒將奏晨至獄門於馬上暴卒上嗟悼久之贈亳州刺史謚曰襄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爲書庫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召拜汝南太守郡廢爲曹州司馬遷息州司馬法令清靜德化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病者景茂減俸祿爲饘粥湯藥多方振濟之賴全活者千數上聞嘉之詔宣示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

年哀其老嗟歎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下詔褒美之加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豬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仕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輿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為良牧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刺史公義早孤為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太學生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授道義舞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上數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隋文帝作相授內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王客侍郎攝內史舍人賜爵安陽縣男轉駕部侍郎使勾檢諸馬牧所獲十餘萬匹上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罄心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舉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聽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瘥方召其親戚而喻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

染那得不死病人有遇疾者爭合境之內呼爲親自驗問十餘遣當直佐寮一不還閤人或諫以導人尚令百之咸自款服後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水災境內大牙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未入州境豫令使屬之公

兒復瘥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就使君其家親屬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慈母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聽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側坐訊問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有欲評訟者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於滄海皆苦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叡就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年追克揚州道黜

義答曰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爲黃門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冤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爲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子融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州刺史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仕周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及隋文帝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帝厲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爲牧宰儉以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決遣之佐吏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人夷悅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儉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歎伏焉煬帝嗣位徵之於

時多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雖儉起自艮吏帝嘉其
績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儉清節愈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
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
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贊務郭絢潁川贊務敬肅
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
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及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
人夷卒無離叛竟以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與留守李
粲縞素於州南向慟哭既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三百段就拜上
大將軍歲餘卒於家時年八十九郭絢河東安邑人家世寒微初
爲尚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以能名大業
初刑部尚書宇文弢巡省河北引絢爲副煬帝將有事遼東以涿
郡爲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贊務吏人悅服數載遷
爲通守兼領留守及山東盜起絢逐捕之多所剋獲時諸郡無復
完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
不息敬肅字敬儉河東蒲坂人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
初爲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壽中爲衛州
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贊務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
司隸大夫薛道衡爲天下郡官之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
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州每有書屬肅肅
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
由是述銜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能名將擢爲太守者
數矣輒爲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
餘財歲餘終於家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平鄉令單

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諍訟絶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沿路將送數百里不絶遷爲臨頴令清明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頴言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勸人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竝枷鎖傳送次滎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愧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苦辛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竝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賊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絶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奸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理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導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本如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爲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沖仕周爲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家弘農

父毗鬱林令德深初爲隋文帝挽郎後歷馮翊郡書佐武陽郡司戸書佐以能遷貴鄉長爲政清靜不嚴而肅會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於時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人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於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此者數矣其隣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歔欷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骨人員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險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爲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境悲泣因從而居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爲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

論曰爲政之道寛猛相濟猶寒暑迭代俱成歲功者也然存夫簡
久必藉寛平大則致鼓腹之歡小則有息肩之惠故詩曰雖無德
與汝式歌且舞張膺等皆有寛仁之心至誠待物化行所屬愛結
人心故得所去見思所居而化詩所謂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
然哉

十七年十月六日夜了一此卷

北史卷八十六　列傳第七十四　終

甄川屯原草氏圖宙南市

北史卷八十七

列傳第七十五

酷吏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子神

張赦提趙霸

崔暹

邸珍

田式

燕榮

元弘嗣

甄川屯原草氏圖宙南市

王文同

夫爲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教之本也法令刑罰教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可致化自世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疎闊遂漏吞舟故大姦巨猾犯義悖禮郅都甯成之倫猛氣奮發摧拉凶邪一切以救時弊雖乖教義或有所取焉于洛侯之徒前書編之酷吏或因餘緒或以微功遭遇時來忝竊高位肆其褊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所莅職莫不懍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其所

笞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爲豺狼之不若也其禁姦除猾殆與郅甯之倫異乎君子賤之故編於酷吏魏有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張赦提羊祉崔暹酈道元谷楷齊有邸珍宋游道盧斐畢義雲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庫狄士文田式燕榮趙仲卿崔弘度元弘嗣王文同今檢高遵羊祉酈道元谷楷宋游道盧斐畢義雲庫狄士文趙仲卿崔弘度各從其家傳其餘並列於此云

于洛侯代人也爲秦州刺史貪酷安忍部人富熾奪人呂勝脛纏一具洛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隴客刺殺人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洛侯生拔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胸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者無不傷楚歎愕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孝文詔使者於州嘗刑人處宣告兵人然後斬

洛侯以謝百姓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衛監賜爵永成侯泥率勒禁中不憚豪貴殿中尚書叔孫侯頭應內直而闕於一時泥以法繩之侯頭恃寵遂與口訾孝文聞而嘉焉賜泥衣服一襲出爲幽州刺史假范陽以北平陽尼研學遂表薦之轉爲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京之將就法孝文臨太華殿引見遣侍臣宣詔責之遂就家賜盡

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也少爲沙門貌乃還俗眞君中爲狄道護軍賜爵安陽男會永昌王仁隨太武南征得元后姊妹二人洪之潛相餉遺結爲兄弟遂便如親頗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誅元后入宮得幸於文成生獻文元后臨崩太后問其親因言洪之爲兄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之等手以付洪之遂號爲獻文親舅大安中珍之等兄弟至都與洪之相見叙元后平生故事計長幼爲昆季以外戚爲河內太守進爵任城侯威儀一同刺史河內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險人悍數爲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勤勸務本盜賊止息誅鋤姦黨遷爲酷虐後爲懷州刺史封汲郡公徵拜內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叛獻文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與駕至并州詔洪之爲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險距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雞原以對之時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獻文嘉之遷拜尚書外都大官後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任設禁姦之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刼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鄉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

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至有百數赤龍渴郎羌深居山谷雖相
羈縻王人罕到洪之發山爲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興軍
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間撫其妻子問所疾苦
因資遺之衆羌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
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初洪之微時妻張氏亦聰强婦人
自貧賤至富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芳從姊重
之疎張氏亦多所產育爲兩宅別居偏厚劉室由是二妻妬競兩
宅母子往來如讎及莅西州以劉自隨洪之素非廉清每有受納
時孝文始建祿制法禁嚴峻遂鎖洪之赴京親臨太華庭集群臣
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疾病灸療
支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
盡沐浴衣帽防卒扶持出入遍巡家庭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臥
而引藥始洪之託爲元后兄公私自同外戚至此罪後孝文乃稍
對百官辯其誣假而諸李猶善相視恩紀如親洪之始見元后計
年爲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長幼其呼拜坐皆如家人
暮年數延携之宴飲醉酣之後時或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
笑語自若富貴赫奕舅戚之家遂棄宗專附珍之等後頗存振本
屬而猶不顯然劉氏四子長子神少有膽畧以氣尚爲名以軍功
封長樂縣男累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
撫軍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剋會葛榮見禽以功進爵爲公元顥
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爲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相州事事驚還
宮改封安康郡公普泰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
正薨贈司徒公冀州刺史子士勣齊受禪例降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爲武賁中郎時京畿盜

魁首稱豹子彪子並善弓馬於靈丘應門間聚爲劫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遶樹而共射之以爲戲笑其暴酷如此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赦提爲逐賊軍將未幾而獲彪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隘險多止亡命與之爲劫獻文怒之孥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赦提募求捕逐以赦提爲遊徼軍將前後擒獲殺之畧盡因此濫有屠害尤爲忍酷既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幽州刺史假安喜侯赦提克已厲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命僧尼因事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眞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眞香驗案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爲太尉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貴自許詣丕申訴求助謂赦提曰當爲訴理幸得申雪願寬憂不爲異計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陳列眞香昔當因假而過

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令臺使止挾前事故威逼部下拷楚過極橫以無辜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事狀如前處赦提大辟孝文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命妻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之下當爲仇讐矣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使崔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寮屬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官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於滎陽頼川之間性猛酷少仁恕姦猾好利能事勢家初以秀才累遷南兗州刺史盜用官瓦贓汚狼籍爲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即眞遣子析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官奴障怯陂葦侵盜公私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官後累遷瀛州刺史貪暴安忍人庶患之

嘗出獵州北單騎至人村有汲水婦人遲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是遲荅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遲默然而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反詔遲爲都督李崇討之遲崇節度爲賊所敗單騎潛還禁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元乂獲免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武津縣公子瓚字結珍位兼尚書左丞卒瓚妻莊帝姊也後封襄城長公主故特贈瓚冀州刺史子茂字祖昂襲祖爵

邸珍字安寶本中山上曲陽人也魏太和中從居武州鎮孝昌中六鎮兵起珍遂從杜洛周賊洛周爲葛榮所吞珍入榮軍榮爲尒朱榮所破珍與其餘黨俱徙并州從齊神武出山東神武起義信都拜珍長史封上曲縣侯除殷州刺史珍求取無厭大爲州人所疾苦後兼尚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軍東擊梁州將成景儁等解東行圍回軍彭城珍御下殘酷士衆離心至於士人豪族遇之無禮遂爲州人所害後贈定州刺史司空公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邽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爲本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絶人仕周位渭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法遷本郡太守親故屏跡請託不行周武帝聞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公擢拜延州刺史從平齊以功授上開府徙爲建州刺史改封梁泉縣公後從韋孝寬討尉遲迥以功拜大將軍進爵武山郡公及隋文帝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爲務每視事於外必盛氣以待之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壻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誡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杖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蠹上其衣衿撣袖拂去之式以爲慢

已立棒殺之或寮吏姦賊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穽中寢處糞穢令受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爲上所譴除名式慙恚不食妻子至其所輒怒唯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欲自殺家人不與陰遣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棄之式恚臥其子信時爲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是朝廷重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升用大人何能久乎乃至於此式欻起抽刀斫信信避之刃中於門上知之以式爲罪已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總管卒官

燕榮字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父侃周大將軍榮性剛嚴有武藝仕周爲內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高邑縣公隋文帝受禪進位大將軍進封落叢郡公拜晉州刺史尋從河間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青州總管在州選絕有力者爲伍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詰問輒笞撻之創多見骨簽盜屏跡境內肅然他州縣人經其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後因入朝覲特加恩遇榮以母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伐陳之役以爲行軍總管率水軍自東萊傍海入太湖取吳郡既破丹陽吳人共立蕭瓛爲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率精甲躡之瓛敗走爲榮所執事平檢校揚州總管尋徵爲武侯將軍後除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吏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世爲著姓榮皆署爲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荊堪爲笞箠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尒況有過邪榜捶如舊榮每巡省管內聞人吏妻有美色輒舍其室而

淫之貪暴放縱日甚時元弘嗣除幽州長史懼辱固辭上知之敕
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及遣弘嗣
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罰之每笞不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
如是歷年怨隙日搆榮遂收付獄禁絕其糧弘嗣饑抽衣絮雜木
咽之其妻詣闕稱寃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鞫問奏榮毒虐
又贓穢狼籍遂徵還京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蚯數斛從地
墳出未幾榮死於蚯出之處有子詢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公弘嗣少
襲爵十八爲左親衛開皇元年從晉王平陳以功授上儀同後除
觀州長史以嚴峻任事州人多怨之轉幽州時總管燕榮肆虐於
弘嗣每笞辱弘嗣心不伏遂被禁及榮誅弘嗣爲政酷又甚之每
鞫囚多以酢灌鼻或椓弋其卜竅無敢隱情姦僞屏息仁壽末授
木工監修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遼東意遣弘嗣於東萊海口
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當作晝夜立水中畧不敢息自
腰已下無不蛆生死者十三四尋遷黃門侍郎轉殿中少監遼東
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奴賊寇隴西詔弘嗣擊之及玄感反
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玄感代王侑遣執送行在所以無反
釋帝疑之除名從日南道死有子仁觀

王文同京兆頻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授
桂州司馬煬帝嗣位爲光祿少卿以忤旨出爲恒山郡贊務有一
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而數
之因令剡木爲大橛埋之於庭出尺餘四面各埋小橛令其人踣
心於木橛上縛四肢於小橛以棒打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
人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萊

食者以爲妖妄皆收繫之北至河間召郡官人小有違逆者輒覆面於地而捶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爲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爲聚結惑衆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并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鎖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雖人剖其棺臠其肉噉之斯須咸盡

論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并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爲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賤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俱殞異術皆斃多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矣

北史卷八十七　列傳第七十五終

甄川申圖蘭氏圖書印

北史卷八十八

列傳第七十六

隱逸

眭夸

馮亮

鄭脩

崔廓 子賾

徐則

張文詡

蓋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獲全於周武華裔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矯以教義之風而肥遯不歸代有其人矣故易稱遯世無悶不事王侯

甄川申圖蘭氏圖書印

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貧賤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庇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抱懷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弘道匡俗疵人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檝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爲用無爲而無不爲也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群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爲超遠哉案魏書列眭夸馮亮李謐鄭脩爲逸士傳隋書列李士謙崔廓廓子賾徐則張文詡爲隱逸傳今以李謐士謙附其家傳其餘並編附篇以備逸傳云

眭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晉東海王越軍謀掾後沒石勒爲徐州刺史父邃字懷道慕容寶中書令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好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鬢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爲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唯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

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
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桃簡浩小名浩
慮夸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乃以夸騾內之廄中冀相維繫夸
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畦夸獨行士
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
法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
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爲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
浩沒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
容畦夸婦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壻之禮情同朋好
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
命論以釋之及卒葬日赴會者如市無子

知命論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梁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博覽諸書又
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獲焉英素聞其名
以禮待接亮性清靜後隱居嵩山感英之德以時展覲英亡亮奔
赴盡其哀慟宣武嘗召以爲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
諸經固辭不許又欲使衣幘入見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強逼還
山數年與僧禮誦爲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逆人王敞事發
連山中沙門法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
山遂寓居景明寺敕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其舊居復還山
室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工思結架巖林甚得栖遊之適頗以此聞
宣武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深等同視嵩山形勝
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畫盡山居之妙亮時出
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疾宣武敕以馬輿送令還山居嵩高道
場寺數日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遺誡兄子綜斂以衣帽左

既

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連日驟雪窮山荒澗鳥獸饑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有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如本唯風幡巾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爲蟲鳥盜食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有素霧翳鬱回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山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鄭脩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凡谷中依巖結宇不交世俗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薦脩明帝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寅訪實以聞會寶寅作逆事不行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母賤由是不爲邦族所齒初爲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言友時稱崔李士謙死廓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隋大業中終於家子賾字祖濬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辯開皇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樂授校書郎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後徵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爲晉王轉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賾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栖遲

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
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陟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
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
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啟南陽
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戈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
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
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意寧俟繁辭贐
荅曰一昨伏奉教書榮貺非恒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思
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宜八音繁會鳳鳴
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
能赴節伏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邁於東平文藝
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雞樹騰聲鵷池播美望

晉

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濬燕南贅客河朔惰游本無意於希顏豈有
心於慕藺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
尺況復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首
薛養雞鳴謬齒鴻儀虛班驥皁挾太山而超海比報德而非難堙
崑崙以爲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
樹宣桃李眞龍將下誰好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
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逮曹植儻豫聞高論則不
須令名揚脩若竊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啟以
聞豫章得書賚米五十石并衣服錢帛時晉邸文翰多成其手王
入東宮除太子齋帥俄兼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疾歸於家後徵
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
山得一玉人長三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群臣莫有識者

賾荅曰謹案漢文帝已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製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人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縑二百匹從駕往太山詔問賾曰何處有羊腸坂賾荅曰臣案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荅曰臣案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演爲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遼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名皆賾之議也奉詔作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於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一年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弑帝也引爲著作郎稱疾不

區宇圖志

東征記

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年六十九賾與河南元善河東柳誓太原王邵吳興姚察琅琊諸葛穎信都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所著詞賦碑志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爲煨燼

徐則東海郯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論議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懷栖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者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大建中應召來憩於至眞觀朞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爲之刋山立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眞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

洽聞志

八代四科志

養空宗玄齊物深曉義理頗味法門悅性冲玄恬神虛白餐松餌
朮栖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雲游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嶽
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
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念昔商山四
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
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東
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佇望披雲則謂門人
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
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
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不
變晉王下書曰天台眞隱東海徐先生虛靜居宗冲玄成德齊物
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餌朮栖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
才飄然騰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
使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
塵羽化反眞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
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亦恒化猶愴於懷喪事所資隨須
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槨餘衣詎藉墳壟但杖舄在爾可同
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天台在道多見則
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遣弟子仍令淨掃一房
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跏趺右脇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
至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賜物千段遣畫工圖
其狀令柳誓爲之讚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
等亦行辟穀道以松水自給皆爲煬帝所重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琚開皇中爲洹水令以清正聞文詡博覽群

書特精三禮隋文帝方引天下名儒碩學之士文詡時游太學博士房暉遠等莫不推伏之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怕執弟子之禮以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遂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固辭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爲遠近所悉鄰家築牆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文詡常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刀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爲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賑恤凱辭不受嘗閑居無事從容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自樂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鄉人爲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論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眭奏忘懷纓冕畢志丘園或隱不違親眞不絕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至此然文詡見傷無慍徐則志在沈冥不可親疎莫能貴賤皆可謂抱樸之士矣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遁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堂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北史卷八十九

列傳第七十七

藝術上

晁崇

張深

殷紹

王早

耿玄

劉靈助 沙門靈遠

李順興 檀特師

由吾道榮

顏惡頭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魏紹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毋懷文
張子信
陸法和
蔣昇
強練
庾季才 子賁
盧太翼
耿詢
來和
蕭吉
楊伯醜
臨孝恭
劉祐
張冑玄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

醫巫所以禦祆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人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禪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叔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巫則文摯扁鵲李咸華佗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莫不探靈入妙理洞精微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矣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熒惑人心遂令時俗祆訛不獲返其眞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illegible]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叙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

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咸相祖述自魏至隋年移四代至於遊心藝術亦爲多矣在魏則叙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江式周澹李脩徐謇王顯崔彧蔣少游以爲術藝傳在齊則有由吾道榮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illegible]和皇甫玉解法選魏寧綦毋懷文張子信馬嗣明爲方伎傳在周則有冀儁蔣昇姚僧垣黎景熙趙文深褚該強練以爲藝術傳在隋則有庾季才盧太翼耿詢韋鼎來和蕭吉張冑玄許智藏萬寶常爲藝術傳今檢江式崔彧冀儁黎景熙趙文深各編別傳又檢得沙門靈遠李順興檀特師顏惡頭并以陸法和徐之才何稠附此篇以備術藝傳前代著述皆混而書之但道苟不同則其流異今各因其事以類區分先載天文數術次載醫方伎巧云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善天文術數爲慕容垂太史郎從慕

容寶敗於參合爲道武所獲從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奏占爲角蟲將死帝既剋姚平於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犗數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崇弟懿明辯而才不及崇以善北人語爲黃門侍郎懿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帝左右每聞其聲莫不警悚帝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懿叛招引姚興及興寇平陽帝以奴言爲實執崇兄弟並賜死

張深不知何許人也明占候自云嘗事符堅堅欲征晉深勸不行堅不從果敗又仕姚興爲靈臺令姚泓滅入赫連昌昌復以深及徐辯對爲太史令統萬平深辯俱見獲以深爲太史令神䴥二年將討蠕蠕深辯皆謂不宜行興崔浩爭於太武前深專守常占而不能鉤深賾遠故不及浩後以爲驃騎軍謀祭酒著觀象賦其言星文甚備文多不載又明元時有客城令徐路善占候坐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討赦須臾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至又道武明元時太史令王亮蘇垣太武時破和龍得馮弘太史令閔盛孝文時太史趙樊生並知天文後太史令趙勝趙翼趙洪慶胡世榮胡法通等二族世業天文又永安中詔以恒州人高崇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驗特除中散大夫永熙中詔通直散騎常侍孫僧化與太史胡世榮太史令張寵趙洪慶及中書舍人孫子良等在門下外省校比天文書集甘石二家星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三家經占集五十五卷後集諸家撮要前後所上雜占以類相從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及圖合爲七十五卷僧化東莞人也識星分案文占以言災異

觀象賦 星文 帝天文也

成公興

時有所中普泰中尒朱兆惡其多言遂繫於廷尉免官永熙中孝武帝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撰兵法未就而帝入關遂罷元象中死於晉陽

殷紹長樂人也達九章七曜太武時爲筭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太安四年上四序堪輿表言以姚氏之時行學伊川遇遊遁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興將臣到陽翟九崖巖沙門釋曇影間興即北還臣獨留住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就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爲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會相生爲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經文傳授於臣山神禁嚴不得賫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嶮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維鶉火感物懷歸自爾至今二十五載臣前在東宮以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錄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畧當世所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貴賤等級事畢差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內呈先帝晏駕依先撰錄謹以上聞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其從子玖亦以學術著名

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宮及兵法善風角明元時喪亂之後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爲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東莞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剋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爲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取七人令一人爲

行主者佩此符於雞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平旦當有十人相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男五父也諸子並爲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竟免後旱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有兩匹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仍沐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馬一白一赤從州而至即促早上馬遂詣行宮時太武圍涼州未拔故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剋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剋帝從之如期而剋輿駕還都久不雨帝問早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猶無片雲帝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四合遂大雨滂沱早苦以疾辭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彥以其術勝恐終妨己諸令歸之耳

耿玄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有客叩門玄在室已知其姓字并所賫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別有林占時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則拒而不許每云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代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故玄多見憎忿不爲貴勝所親官止鉅鹿太守

劉靈助燕郡人也師事范陽劉弁弁麤疎無賴或時貧販或復劫盜賣術於市後事尒朱榮榮信卜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爲榮府功曹參軍建義初榮於河陰害王公卿士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行宮靈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十人榮入京師趙拜光祿大夫封長子縣公從上

黨王元天穆討邢杲元顥入洛天穆度河會尒朱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内令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剋時已向中士衆疲怠靈助曰時將至矣榮鼓之即便剋陷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盛暑議欲且還以待秋涼莊帝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破十八九間果如言車駕還宮進爵燕郡公贈其父僧安爲幽州刺史尋兼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人北還與都督侯深等討葛榮餘黨韓婁滅之於薊仍釐州務又爲幽并營安四州行臺及尒朱榮死莊帝幽崩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堪能動衆又以尒朱有誅滅之兆遂自號燕王大行臺爲莊帝舉義兵馴養大鳥稱爲上瑞妄說圖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知避世入烏村遂刻氈爲人象書桃木爲符書作詭道厭祝法人多信之時西河人紇豆陵步藩舉兵逼晉陽尒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尒朱自然當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人悉從之從之者夜舉火爲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普泰元年率衆至博陵之安國城與叱列延慶侯深尒朱羽生等戰戰敗被禽斬於定州傳首洛陽支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州尒朱亦必敗及將戰靈助自筮卦不吉以手折蓍棄之地云此何知詩見禽果以三月入定州而齊神武以明年閏三月滅兆等於韓陵山永熙二年贈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肅又有沙門靈遠者不知何許人有道術嘗言尒朱榮成敗預知其時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及齊神武至信都靈遠與勃海李嵩來謁神武待靈遠以殊禮問其天文人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勃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並宜速用兵遲則不吉靈遠後罷道姓荆字次德求之不知所在

李順興京兆杜陵人也年十餘作愚作智時莫識之其言未來事時有中者盛冬單布衣跣行氷上及入洗浴暑不患寒家嘗爲齋方食器用不周順興言昆明池中有大荷葉可取盛餅食其所居去池十數里日不移影順興負荷葉而歸脚猶泥舉坐驚異後稍出城市常冠道士冠人有憶者不過數日輒至其家號爲李練好飲酒但不至醉貴賤並敬之待人所施輒散乞貧人蕭寶夤反召順興問曰朕王可幾年對曰爲天子自有百年者十年者一年者百日者事由可知及寶夤敗裁百日也有侯終德者寶夤之黨寶夤敗後收集反者順興稱其必敗德乃棒殺順興置城隍中頃之起活如初後賀拔岳北征順興與魏收書上爲毛鴻賓等九人姓名者悉放貴還順興從後提一河東酒鐺以繩繫之於城巷牽行俄而蒲坂降又無何拜太傅梁覽家庭中臥以布衫倒覆身上後覽於趙崔反通使東魏事泄被誅覽以衣倒覆如順興之形周文嘗至溫泉順興求乞溫泉東間驪山下二畝地周文曰李練用此何爲對曰有用未幾至溫湯遇患卒於其地初大統十三年順興謂周文曰可於沙苑北作一老君象面向北作笑狀周文曰何爲荅曰令笑破蠕蠕時甚惑未解其意及蠕蠕國滅周文憶語遂作順興象於老君側

檀特師者名惠豐身爲北丘不知何處人飲酒啖肉語嘿無常逆論來事後皆如言居於涼州宇文仲和爲刺史請之至州內歷觀庫廄乃云何意畜他官馬官物仲和怒不聽住涼州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翁之仲和身死資財沒官周文遣書召之檀特發至岐州會齊神武來襲玉壁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爲獮

猴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景故降壽復背叛人皆以爲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云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亦著王亦著也壽而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事驗多如此也俄而疾死

由吾道榮琅琊沭陽人也少爲道士入長白山太山又遊燕趙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乃尋之是人爲人家傭力無名者久求訪始得其人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歲餘是人謂榮云我本恒岳仙人有少罪過爲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河遇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如此法道榮所不得也道榮仍歸本郡隱於琅琊山中辟穀餌松术茯苓求長生之秘又善洞視蕭軌等之敗於江南其日道榮言之如目見其後鄉人從役得歸者勘問敗時形勢與道榮所說符同尋爲文宣追往晉陽道榮恒野宿不入逆旅至遼陽山中夜初馬驚有猛獸去馬止十餘步所追人及防援者並驚怖將走道榮徐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道榮至晉陽文宣見之甚悅後歸鄉里隋開皇初備禮徵辟授上儀同三司諫議大夫沭陽縣公從晉王斗陳還苦辭歸至鄉卒年八十五又有張遠遊者文宣時令與諸術士合丸轉金丹及成帝置之玉匣云我貪人間作樂不能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

顏惡頭章武郡人也妙於易筮遊州市觀卜有婦人負囊粟來卜

歷七人皆不中而强索其粟惡頭尤之卜者曰君若能中何不爲
卜惡頭因筮之曰登高臨下水洞洞唯聞人聲不見形婦人曰姙
身已七月矣向井上汲水忽聞胎聲故卜惡頭曰吉十月三十日
有一男子詣卜者乃驚服曰是顏生邪相與具羊酒謝焉有人以
三月十三日詣惡頭求卜遇兌之履惡頭占曰君卜父父已亡當
上天聞哭聲忽復蘇而有言其人曰父臥疾三年矣昨日雞鳴時
氣盡舉家大哭父忽驚寤云我死有三天人來迎欲升天聞哭聲
遂墜地惡頭曰更三日當永去果如言人問其故惡頭曰兌上天
下土是今日庚辛本宮火故知卜父今三月十入墓又見宗廟父
發故知死變見生氣故知蘇兌爲口主音聲故知哭兌變爲乾乾
天也故上天兌爲言故父言故知有言未化入戌爲土三月土墓
戌又是本[illegible]墓未後三日至戌故知三日復死惡頭又語人曰

長樂王某年某月某日當爲天子有人姓張聞其言數以寶物獻
之豫乞東益州刺史及期果爲天子擢張用之惡頭自言尼在彭
城後遊東都逢彭城王介朱仲遠將伐齊神武於鄴召惡頭令筮
惡頭野生不知避忌高聲言大惡仲遠怒其沮衆斬之
王春河東安邑人也少精易占明陰陽風角齊神武引爲館客韓
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將士皆懼神武將退軍春
叩馬諫曰比至未時必當大捷遽縛其子詣軍門爲質若不勝請
斬之賊果大敗後從征討恒令占卜其言多中位東徐州刺史賜
爵安夷縣公卒贈秦州刺史
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也少明算術兼有巧思每精心研究或墜
坑坎常語人云算歷玄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
也其用心如此後爲安豐王延明召入賓館有江南人祖暅者先

於邊境被獲在延明家舊明算歷而不爲王所待芳諫王禮遇之
暅後還留諸法授芳由是彌復精密延明家有群書欲抄集五經
算事爲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爲樂書又聚渾天欹器地動銅烏漏
刻候風諸巧事并圖畫爲器準並令芳算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
撰注後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聞而召之芳不得
已而見焉於是保樂弟紹宗薦之於齊神武爲館客授中外府田
曹參軍芳性清儉質直不與物和紹宗給其羸馬不肯乘騎夜遣
婢待以試之芳忿呼毆擊不聽近已狎介自守無求於物後亦注
重差勾股復撰史宗芳精專不已又多所闚涉丞相倉曹祖珽謂
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絕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留
意十數日便報珽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莩灰祖對試之無
驗後得河內灰用術應節便飛餘灰即不動也爲時所重竟不行

用故此法遂絕又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其序曰漢成帝時
學者問蓋天揚雄曰蓋哉未幾也問渾天曰洛下閎爲之鮮于妄
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莫之息矣此言蓋差而渾密也蓋器測
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故云未幾也渾器量天而作乾坤大
象隱見難變故云幾乎是時太史令尹咸窮研晷蓋易古周法雄
乃見之以爲難也自昔周公定影于城至漢朝蓋器一改焉渾天
覆觀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古
之人制者所表天效玄象芳以渾算精微術機萬首故約本爲之
省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髀宗又上黨李業興撰新曆自
以爲長於趙歐何承天祖沖之三家芳難業興五闕三字又私撰曆書
名曰靈憲曆算月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甄明舜云何承天
亦爲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

宋景業廣宗人也明周易爲陰陽緯候之學兼明歷數魏武定初任北平太守齊文宣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勃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時魏武定八年三月也高德政徐之才並勸文宣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還賀拔仁等又云宋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帝曰宋景業當爲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州文宣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君也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順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帝大悅天保初封長城縣子受詔撰天保歷李廣爲之序

許遵高陽新城人也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若神齊神武引爲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橫死是以任情疏誕多所犯忤神武常容借之芒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賊爲水陳我爲火陳水勝火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爲開府記室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必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遵好與生人相隨不欲與死人同路岳驅給其馬以行至都尋喪三臺初成文宣宴會尚書以上三日不出許遵妻季氏憂之以問遵遵曰明日當得三百匹絹季氏曰若然當奉三束遵曰不滿十匹既而皆如言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何時得死於是布算滿床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文宣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子暉亦學術數遵謂曰汝聰明不及我不勞多學唯授以婦人產法豫言男女及產日無不中武成時以此數獲賞焉又有滎陽鄭紹者亦善占候景欲試之使

與郭生俱卜二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
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
煙先起煙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紹言
吳遵世字季緒勃海人也少學易入恒山忽見一老翁授之開心
符遵世跪水吞之遂明占卜後出遊京洛以卜筮知名魏孝武帝
之將即位使之筮遇否之萃曰先否後喜帝曰喜在何時遵世曰
剛決柔則春末夏初也又筮遇明夷之賁曰初登於天後入於地
若能敬始慎終不失法度無憂入地矣終如其言後齊文襄引爲
大將軍府墨曹參軍從遊東山有雲起恐雨廢射戲使筮遇剝李
業興云坤上艮下剝艮爲山山出雲故知有雨遵世云坤爲地土
制水故知無雨文襄使崔暹書之云遵世若著賞絹十匹不著罰
杖十業興若著無賞不著罰杖十業　業興曰同是著何獨無賞文襄
曰遵世著會我意故賞也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皇建中武成
以丞相在鄴下居守自致猜疑甚懷憂懼謀起兵每宿輒令遵世
筮遵世云自有大慶由是不決俄而趙郡王等奉太后令以遺詔
追武成更令筮之遵世云比已作十餘卦其占自然有天下之徵
及即位除中書舍人固辭老疾授中散大夫和士開封王妻元氏
無子以側室長孫爲妃令遵世筮遵世云此卦偶與占同乃出其
占書云元氏無子長孫爲妃士開喜於妙中於是起叫而舞遵世
著易林雜占百餘卷後預尉遲迥亂死焉
趙輔和清都臨漳人也少以明易善筮爲齊神武館客神武崩於
晉陽葬有日矣文襄令文宣與吳遵世等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
所筮遇革咸云凶輔和少年最在衆人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
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文宣遽登車

顧云以此地爲定即義平陵也有人父爲刺史得書云疾是人詣
館別託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謂筮者
云泰乾下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凶問至有人父疾託輔
和筮遇乾之晉慰諭令去後告人云乾之遊魂乾爲天爲父父變
爲魂而升於天能無死乎亦如其言大寧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
及時日多中遂至迺直常侍入周亦爲儀同隋開皇中卒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也善相人齊文襄之自潁川歸文宣從後玉
於傍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指文宣曰會道北垂鼻洩者及
文宣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袜其眼使歷摸諸人至文宣曰此
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並曰亦貴至
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二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爲高歸
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爲反玉曰公有反骨孝昭
賜趙郡王十死不問王喜曰皇甫玉相臣云當惡死今復何慮帝
以玉輒爲諸王相心不平之玉謂其妻曰殷上者不過二年妻以
告舍人斛斯洪慶妻洪慶以啟帝怒曰向婦女小兒評論萬乘主
敕召玉玉每照鏡自言兵死及被召謂妻曰我今去不回若過日
午時當得活既至正中遂斬之文襄時有吳士雙盲妙於聲文襄
歷試之聞劉桃枝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
手譬如鷹犬爲人所使聞趙道德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翕赫不及
前人聞侯呂芬聲與道德相似聞太原公聲曰當爲人主聞文襄
聲不動崔暹私揣之乃謬言亦國主也文襄以爲我家群奴猶極
貴況吾身也又時有御史賈子儒亦能相人崔暹嘗將子儒私視
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
之眼大將軍臉薄眄速非帝王相也竟如言齊代善相者有館客

趙瓊其婦叔奇弓弓已轉在人處盡知之時人疑其別有假託不然則姑布子卿不如也初魏正始前有沙門學相遊懷朔舉目見人皆有富貴之表以爲必無此理燔其書而後皆如言乃知相法不虛也

善

解法選河內人也少明相術又受易於權會筮亦頗工陳郡袁叔德以太子闕三字行博陵太守不願之官以親老言於執政楊愔愔語云旣非正除豈當遣代叔德意欲留尊累在京令法選占云不踰三年得代終不還也勸其盡家而行又爲叔德相云公邑邑終爲吏部尚書鑒照人物後皆如言又頻爲和士開相中士開牒爲開府行參軍

魏寧鉅鹿人也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以已生年月託爲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誣言盧十六雉十四犍子拍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數太上之祚恐不過此旣而武成崩年三十二蔡母懷文不知何許人也以道術事齊成武武定初齊軍戰芒山時齊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爲黃神武遂改爲赭黃所謂河陽幡者也懷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柔鋌是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頓截三十札也懷文又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劒處其土可瑩刀每云昔在晉陽爲監館館中有一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算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算子即知其實數乃試之并辯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數之唯少一子算者曰

神

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懷文位信州刺史又有孫正言謂人曰我昔聞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也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承光即承之矣

張子信河內人也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恒隱白鹿山時出遊京邑甚爲魏收崔季舒所重大寧中徵爲尚藥典御武平初又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所志還山又善易筮及風角之術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庭樹鬬而墮焉子信曰不善向夕當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可往雖敕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琊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敕與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不堪動詰朝而難作子信齊亡卒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戒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或謂世自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爲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效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是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固問之曰亦剋亦不剋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請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踊躍即攻之若得彼明日

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爲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爲檀越宜即逐取乃請還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塡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度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畧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爲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壘弩箭鏃一斛許因揷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爲授三歸龜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爲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爲弟子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齚袴襦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

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蓄髮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雖以道德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齎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買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餛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聖其城門著麤白布衫袴布邪巾大繩束腰坐葦蓆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敗滅復取前凶服著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餛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霆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平臨江法和與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莅爲郢州刺史官

爵如故茲弟遵爲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茲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想見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遥見鄴城下馬禹步幸術謂曰公既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幰油絡網車仗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茲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斤人無異三年間再爲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命開棺而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爲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肯嫁娶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佗淫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而改適生子數人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周文雅信待之大統三年東魏竇泰頓軍潼關周文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酉周文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分今大軍既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與泰戰禽之自後遂降河東剋弘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欲遣兵援之昇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分行

軍非便周文不從軍至芒山不利而還太師賀拔勝怒曰蔣昇罪合萬死周文曰蔣昇固諫曰師出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恭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高城縣子後除大中大夫以年老請致事詔許之加定州刺史卒於家

強練不知何許人也亦不知其名字先是李順興語默不恒好言未然之事當時號爲李練世人以强類之故亦呼爲練焉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情敞恍莫之能測意欲有所說逢人輒言若值其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不相酬荅初聞其言畧不可解事過後往往有驗恒寄住諸佛寺好行人家兼歷造王公邸第所至人皆敬信之晉公護未誅前練曾手持一瓠到護第門外抵破曰瓠破子苦時柱國平高公侯伏龍恩深被任委强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并婢僕等並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夫人苦辭不肯强

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貴賤遂逼就坐未幾而獲誅諸子並死龍恩亦伏法仍籍沒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街衢邊樹大哭釋迦牟尼佛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月聲甚哀苦俄而廢佛道二教大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强練張囊受之隨即漏之於地人或問之强練曰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城遂空廢後莫知其所終又有蜀郡衛元嵩者亦好言將來事蓋江左寶誌之流天和中遂著詩預論周隋廢興及皇家受命並有徵驗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於南郡江陵縣祖詵南史有傳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湘東王繹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

季才固辭太史梁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居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禍起蕭牆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荊陝還郢以避其患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懍等議乃止俄而江陵覆滅周文帝一見深加優禮令參掌史曰卿宜盡誠事孤當以富貴相荅初荊覆亡衣冠士人多沒爲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爲賤隸誠竊哀之故贖購耳周文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武定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後宇文護執政問以天道徵祥對曰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護沈吟久之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自是漸疎及護夷滅聞其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季才兩紙盛言緯候宜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季才豈得人臣之禮因賜粟帛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秘苑封臨潁縣伯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隋文帝爲丞相嘗夜召問天時人事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悉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得爲算穎事乎帝默然久之曰吾今譬騎虎誠不得下矣因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言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

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
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帝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
季才且奏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此
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爲遷徙計帝愕然謂熲
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季才絹布及進爵爲公謂曰朕自
今以後信有天道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謂曰
天道秘奧推測多途執見不同不欲令外人干預此事故令公父
子共爲之及書成奏之賜米帛甚優九年出爲均州刺史時議以
李才術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以年老頻求去職優旨每不許會
張冑玄歷行及袁充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因言充謬上大怒由
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令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季
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吉日良辰與琅邪

靈臺秘苑垂象志地形志

王褒彭城劉穀河東裴政及宗人言等爲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
克讓柳誓之徒雖後進亦申遊款撰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
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子質字行脩早有志尚八歲誦梁元帝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
郎仕隋累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懿立言忠鯁每
有災異必指事面陳煬帝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爲
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由是出爲合
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至臨渝問東伐剋不對曰伐之可剋不
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質曰
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今段何如對猶
執前見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剋遣人豈有成功帝遂行既而楊

玄感反解斯政奔 高麗帝大懼遽歸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爲此耳今玄感成乎質曰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分玄感之封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宜鎮撫關內使百姓歸農三五年令四海少豐然後巡省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元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初爲太史令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博綜群書尤善占候算歷之術隱於白鹿山徙居林慮山茱萸澗受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以爲神仙可致隋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爲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文帝惜其才配爲官奴久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帝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曰恐是行鑾輿不反帝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斬之帝至宮寢疾臨崩命皇太子釋之及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帝問之荅曰何所能爲未幾諒果敗帝從容言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楊玄感反自是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關諸秘密時莫能聞後數歲卒於雒陽

耿詢字敦信丹陽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時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會群俚反叛推詢爲主桂國王世積討禽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爲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算術詢創意造渾

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暗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動合符
契世積知而奏之文帝配詢爲官奴給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徙
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稠言耿詢之巧思若有神上於
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欹器帝善之
免其奴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言曰遼東不
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
帝以詢言爲中以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弒逆之後從至黎陽謂
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謀
欲去之爲化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於世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周大冢宰宇文
護引之左右累遷畿伯下大夫封洹水縣男隋文帝微時詣和曰
公當王有四海及爲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爲子開皇末和上

表自陳龍潛所言曰昔陛下在周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
有行聲即識其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曜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
下願以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
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
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即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
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
報云是節臣更無異相於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
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
得無災鄣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
遂總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和同郡韓則嘗詣和和謂之
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終人問
其故和曰十五年爲三五加以五月爲四五大官停也和言多此

類著相經三十卷道士張賓焦子順應門人董子華等此三人當
文帝龍潛時並私謂帝曰公當爲天子善自愛及踐位以賓爲華
州刺史子順爲開府子華爲上儀同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
陽算術江陵覆亡歸於魏爲儀同周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
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
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浮沉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鬱鬱不得
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爲悅媚焉開皇十四
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爲冬至來年乙卯
正月朔旦以庚申爲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
十二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
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至尊本命辛德在景此十一月建景
于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爲本命與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
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
歲合德而在元日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
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
長應之者延年福吉況乃甲寅蔀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
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
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爲九元之先行年爲三長之首並與
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曰強來歲年命納音俱
角歷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
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
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
並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

之悅賜物五百段房陵王時爲太子言東宮多鬼魅鼠妖數見上
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回風從艮地鬼門來掃
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宮門而止謝土於未地設壇
爲四門置五帝坐於時寒有蝦蟆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
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
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獻皇后
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
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
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
當戰沒然竟從吉言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
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
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

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至與姓相生是大吉
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曰至尊
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
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
我當爲太子竟有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
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
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眞人出矣吾前紿云
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運也吾言信矣汝
其誌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
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家當有兵禍
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宜早改葬
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爲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

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時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隋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文帝召與語竟無所荅賜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時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爲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爲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常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東道北壁上有青幕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伯醜爲之筮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就取果得之又將軍許知常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速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人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爲卿說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鱠當得馬矣其人如教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禽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薄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匹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悠爾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辯荅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

壽終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算術隋文帝甚親遇之每言災祥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書官至上儀同著欽器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遁甲錄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祿命書二十卷九宮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經二十卷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並行於世

劉祐滎陽人也隋開皇初爲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占候令如符契文帝甚親之初與張賓劉巘馬顯定歷後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歷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產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歷志十二卷歸正易十卷並行於世

張冑玄勃海術人也博學多通九精術數冀州刺史趙煚薦之隋文帝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歷曆事時輩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冑玄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士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冑玄等辯析之暉杜口一無所荅冑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歷言前歷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慾楚上言曰漢時落下閎改顓頊歷作太初歷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悅漸見親用冑玄所謂歷法與古不同者三事其一宋祖沖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劆歷法嫌沖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冑玄以此二術年限縣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爲度法冬至

所宿歲別漸移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歷宿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景寅元歷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胄玄以爲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爲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以爲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二百八十一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舛氣之至即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歷朔望逢交不問內外交限便蝕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蝕不蝕猶未能明胄玄以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黃道舛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五度以下即爲當蝕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蝕多有驗月行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由掩映蝕多不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蝕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二古歷五星行度皆守恒率見伏盈縮悉無格準胄玄候之各得其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即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即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爲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旨其三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歷皆以爲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胄玄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即如辰星平晨見在西水者應見即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者去日十

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歷
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胄玄積
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眞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差八十餘日留回
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即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
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
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日歷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
胄玄積候知月從本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
則遲皆十五度外及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歷加時
朔望同術胄玄積候知日蝕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
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歷交分即爲蝕
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
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蝕既其應多少自古諸歷未悉其原

胄玄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故其蝕反少去交五六
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其蝕乃既自此以後更遠者其蝕又少
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胄玄所立蝕分最爲
詳密其七古歷二分晝夜皆等胄玄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
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此胄玄獨得於心
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于官

昭和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午前曇陰炊雨　柳田氏記之

48-1131A